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 孙绍振 著

审美阅读 十五讲

文学史就是对人性探险的历程。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人变得越来越深邃，越来越复杂。

对这么丰富的人性，我们不能只有科学的客观的理性的价值观念。

还要有审美的情感的价值观念。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审美阅读
十五讲

□ 孙绍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阅读十五讲/孙绍振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8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ISBN 978-7-301-22173-0

I. ①审… II. ①孙…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欣赏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8402 号

书 名: 审美阅读十五讲

著作责任者: 孙绍振 著

责任编辑: 艾 英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173-0/I · 259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6467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7.75 印张 280 千字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编审委员会

编审委员会主任

许智宏(原北京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生物学家)

委员

许智宏

刘中树(原吉林大学校长 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教授 文学理论家)

张岂之(清华大学教授 历史学家 原西北大学校长)

董 健(原南京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 教授 戏剧学家)

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历史学家 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章培恒(原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教授 文学史家)

叶 朗(原北京大学艺术系主任 教授 美学家 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徐葆耕(原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教授 作家)

赵敦华(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教授 哲学家)

温儒敏(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教授 文学史家 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 原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执行主编

温儒敏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

本书系编审委员会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是由北京大学发起,全国十多所重点大学和一些科研单位协作编写的一套大型多学科普及读物。全套书系计划出版 100 种,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第一、二批近 50 种将在 2004 年内出齐。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出任这套书系的编审委员会主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任执行主编,来自全国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主持各书的撰写。到目前为止,这是同类普及性读物和教材中学科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编撰阵容最强的丛书之一。

本书系的定位是“通识”,是高品位的学科普及读物,能够满足社会上各类读者获取知识与提高素养的要求,同时也是配合高校推进素质教育而设计的讲座类书系,可以作为大学本科生通识课(通选课)的教材和课外读物。

素质教育正在成为当今大学教育和社会公民教育的趋势。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拓展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造就更多有创新潜能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全国许多大学都在调整课程,推行学分制改革,改变本科教学以往比较单纯的专业培养模式。多数大学的本科教学计划中,都已经规定和设计了通识课(通选课)的内容和学分比例,要求学生在完成本专业课程之外,选修一定比例的外专业课程,包括供全校选修的通识课(通选课)。但是,从调查的情况看,许多学校虽然在努力建设通识课,也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缺少统一的规划,到底应当有哪些基本的通识课,可能通盘考虑不够;课程不正规,往往因人设课;课量不足,学生缺少选择的空间;更普遍的问题是,很少有真正适合通识课教学的教材,有时只好用专业课教材替代,影响了教学效果。一般来说,综合性大学这方面情况稍好,其他普通的大学,特别是理、工、医、农类学校因为相对缺少这方面的教学资源,加上

很少有可供选择的教材,开设通识课的困难就更大。

这些年来,各地也陆续出版过一些面向素质教育的丛书或教材,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到底应当如何建设好通识课,使之能真正纳入正常的教学系统,并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这是许多学校师生普遍关心的问题。从2000年开始,由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发起,联合了本校和一些兄弟院校的老师,经过广泛的调查,并征求许多院校通识课主讲教师的意见,提出要策划一套大型的多学科的青年普及读物,同时又是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这项建议得到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的支持,并由他牵头,组成了一个在学术界和教育界都有相当影响力的编审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有效地联合了许多重点大学,协力同心来做成这套大型的书系。北京大学出版社历来以出版高质量的大学教科书闻名,由北大出版社承担这样一套多学科的大型书系的出版任务,也顺理成章。

编写出版这套书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充分整合和利用全国各相关学科的教学资源,通过本书系的编写、出版和推广,将素质教育的理念贯彻到通识课知识体系和教学方式中,使这一类课程的学科搭配结构更合理,更正规,更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从而也更方便全国各大学设计和安排这一类课程。

2001年年底,本书系的第一批课题确定。选题的确定,主要是考虑大学生素质教育和知识结构的需要,也参考了一些重点大学的相关课程安排。课题的酝酿和作者的聘请反复征求过各学科专家以及教育部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意见,并直接得到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支持。第一批选题的作者当中,有一部分就是由各大学推荐的,他们已经在所属学校成功地开设过相关的通识课程。令人感动的是,虽然受聘的作者大都是各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不少还是学科带头人,科研与教学工作本来就很忙,但多数作者还是非常乐于接受聘请,宁可先放下其他工作,也要挤时间保证这套书的完成。学者们如此关心和积极参与素质教育之大业,应当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本书系的内容设计充分照顾到社会上一般青年读者的阅读选择,适合自学;同时又能满足大学通识课教学的需要。每一种书都有一定的知识系统,有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围和专业性,但又不同于专业教科书,不是专业课的压缩或简化。重要的是能适合本专业之外的一般大学生和读者,深入浅

出地传授相关学科的知识,扩展学术的胸襟和眼光,进而增进学生的人格素养。本书系每一种选题都在努力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把学问真正做活了,并能加以普及,因此对这套书作者的要求很高。我们所邀请的大都是那些真正有学术建树,有良好的教学经验,又能将学问深入浅出地传达出来的重量级学者,是请“大家”来讲“通识”,所以命名为“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其意图就是精选名校名牌课程,实现大学教学资源共享,让更多的学子能够通过这套书,亲炙名家名师课堂。

本书系由不同的作者撰写,这些作者有不同的治学风格,但又都有共同的追求,既注意知识的相对稳定性,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又能适当接触学科前沿,引发跨学科的和学习的兴趣。

本书系大都采用学术讲座的风格,有意保留讲课的口气和生动的文风,有“讲”的现场感,比较亲切、有趣。

本书系的拟想读者主要是青年,适合社会上一般读者作为提高文化素养的普及性读物;如果用作大学通识课教材,教员上课时可以参考其框架和基本内容,再加补充发挥;或者预先指定学生阅读某些章节,上课时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把本书系作为参考教材。

本书系每一本都是“十五讲”,主要是要求在较少的篇幅内讲清楚某一学科领域的通识,而选为教材,十五讲又正好讲一个学期,符合一般通识课的课时要求。同时这也有意形成一种系列出版物的鲜明特色,一个图书品牌。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既能满足社会上读者的需要,又能够有效地促进全国各大学的素质教育和通识课的建设,从而联合更多学界同仁,一起来努力营造一项宏大的文化教育工程。

目 录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

本书系编审委员会/1

第一讲 真善美的“错位”/1

- 一 假美学的“真”和真美学的“假”/1
- 二 想象:假定、自由和苦闷的象征/7
- 三 真善美的“错位”/11
- 四 恶不必丑,善不必美/18
- 五 情感的审美超越实用/23

第二讲 小说:因果关系、打出常规和情感错位/29

- 一 为什么要从文学形式开始? /29
- 二 “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模式的荒谬性和“生活的横断面”/30
- 三 情节的构成:假定的、独特的情感因果性/32
- 四 把人物打出常规,暴露深层心态/34
- 五 让同一情感结构之中的人物心理发生“错位”/38

第三讲 曹操从热血青年变为血腥屠夫的条件:多疑/49

- 一 多疑是从美化转化为丑化的关键/51
- 二 陈宫的眼睛在小说结构中的“错位”功能/60

第四讲 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65

- 一 武松神性中的人性/66
- 二 为什么不能让老虎把武松吃了? /67
- 三 从不怕老虎到害怕老虎/69
- 四 李逵杀四虎为什么不及武松打一虎? /73

第五讲 《祝福》:礼教的三重矛盾和悲剧的四层深度/81

- 一 八种死亡中最精彩的一种/81
- 二 悲剧的凶手:荒谬的自相矛盾的偏见/84

- 三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 /85
- 四 “你放着吧,祥林嫂!”这一句话为什么会致祥林嫂于死地? /87
- 五 与情节无关的“我”为什么占了那么多篇幅? /88
- 六 情节链锁性淡出和人物多元感知错位的强化/92
- 第六讲 《孔乙己》:鲁迅为什么最偏爱? /97**
 - 一 为什么让与情节无关的小店员来叙述? /97
 - 二 “笑”的多重意味的错位/99
 - 三 平静叙述中的“大家风度”/102
 - 四 杂文成分对小说构成干扰吗? /102
- 第七讲 古典诗歌:比喻、意象、意脉、意境和直接抒情/110**
 - 一 比喻和诗的比喻/110
 - 二 审美规范形式强迫内容就范/115
 - 三 诗的意象:意决定象/116
 - 四 意脉的三种形态和意境/120
 - 五 推敲典故的片断意脉和整体意境的矛盾/130
 - 六 意境的“情景交融”和直接抒情的“无理而妙”/134
- 第八讲 从李白《下江陵》看绝句的结构/142**
 - 一 为什么杜甫的绝句评价甚低? /142
 - 二 唐人绝句的“压卷”之作和感知变异/143
 - 三 为什么不能说轻“心”已过,而要说轻“舟”已过? /145
 - 四 吴乔:“诗酒文饭”之说/146
 - 五 杨载:绝句第三、四句的“婉转变化”工夫/148
 - 六 流水句的功能/149
 - 七 “诗中有画”的片面性/151
 - 八 诗中之画应该是动画/153
- 第九讲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的赤壁豪杰风流和智者风流之梦/156**
 - 一 上片并不是“即景写实”/156

- 二 风流:名士风流和豪杰风流/158
- 三 智者风流之梦/166
- 第十讲 《再别康桥》:无声独享的记忆是最美好的音乐/169
 - 一 是分析文本还是主观强加? /169
 - 二 哪里来的“离愁”? /171
 - 三 从语词还原入手揭示内在矛盾/173
 - 四 为什么不能放歌而只能沉默? /174
 - 五 从强烈的感情到潇洒的感情/175
 - 六 从全过程到凝聚在一个焦点上/177
- 第十一讲 《死水》:“以丑为美”的艺术奥秘/179
 - 一 象征派和浪漫派的不同/179
 - 二 “以丑为美”的难度的克服/182
 - 三 闻一多的爱国与反共/185
 - 四 闻一多的现代格律诗追求/186
- 第十二讲 散文:从审美、(亚)审丑到审智/188
 - 一 “真情实感”论的贫乏和僵化/188
 - 二 直接归纳:诗的形而上和散文的形而下/192
 - 三 审美、审丑和幽默的亚审丑/194
 - 四 审智的高度/200
- 第十三讲 古典审美散文赏析原则和方法/206
 - 一 文本是三个层次的立体结构/206
 - 二 突破表层意象揭示中层意脉的起伏/208
 - 三 同类相比:现成的可比性/211
 - 四 《隆中对》和《三顾茅庐》:文学规范形式的深层分析/217
 - 五 《小石潭记》和《江雪》:形而下和形而上/223
 - 六 《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永远忧愁和无限快乐/229
 - 七 语言节奏的奥妙/235
- 第十四讲 现当代散文个案分析/243
 - 一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情理交融的悲歌和颂歌/243

- 二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听出整个生命的文化记忆/248
 - 三 鲁迅《阿长与山海经》的审丑核心词:伟大的神力/254
 - 四 汪曾祺《跑警报》:在灾难面前的“不在乎”哲学/259
- 第十五讲 西方散文:审智与审美的结合/265**
- 一 培根《谈读书》/265
 - 二 梭罗《瓦尔登湖》/266

第一讲

真善美的“错位”^①

刚才主持人把我鼓吹了一下，实际上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期望值越高，我压力越大。不过我也感到一点鼓舞，说到我的散文的时候，提到我写过一本《美女危险论》，你们笑了，笑的人大多是男孩子，看来男孩子体会很深。（笑声）“美女危险论”为什么能引起大家兴趣呢？你们大多数是理工科的，即便是学文科的，也都是学理论的，理论就是一种理性。不管多么理性的人物，碰到美女的时候，理性就比较少了。爱是没有道理的，也是讲不清楚的。不是有首歌吗，怎么唱的？“这就是爱啊，糊里又糊涂，这就是爱啊，说也说不清楚……”（大笑声）如果爱有道理的话，能说得很清楚的话，这就不是爱，这个道理就是很危险的。（大笑声）

所以，贾宝玉第一次见到林黛玉，说，这个姑娘我见过的。其实是根本没见过的，这不是活见鬼了吗？今天要讲的文学经典，就是要解释这种活见鬼的学问；这种学问，有一个文雅的名称，叫做“美学”。（笑声）

一 假美学的“真”和真美学的“假”

人是理性的动物，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以各式各样的课程，用人类文化全部的知识系统训练我们，其目的就是强化我们的理性。因为人和动物的区别，首先，就是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是如果仅仅把我们训练成纯粹理性的人的话，这种人是片面的。我们不老是讲人要全面发展吗？绝对的、极端理性的人，理性到不管干什么都很科学，科学到一切要符合定律，一切能够用数据来运算、遥控，真要是这样，就不太像人了，只能是机器人。柏拉图曾经把诗人，除了歌颂神的，都从他的“理想国”里驱逐出去，在他心目中，最理性的人就是数学人。数千年来，为什么人类难以接受他这样的理念呢？因

^① 据在东南大学的演讲录音整理。

为这就涉及人的另一个特点：不仅仅是理性的动物，而且还是情感的动物，这样的人才全面。一个人如果没有感情，既不爱父母，也不爱家乡，又没有朋友，即使得了数学博士学位，得了诺贝尔奖金、经济学奖，富甲天下，这样的人还是片面的人，不能算是全面发展的人。上个世纪，西方人用一个比较刻薄的说法来形容一个距离我们很近的民族，这个民族在做生意的时候，太理性了，太会赚钱了，太不讲感情了，他们说，这实在不能算是人，而是“经济动物”。

从人的全面发展上来讲，光有理性的教育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美”。德育是理性的，智育更是理性的，体育更是讲究科学理性的，最后加个美育。美育的“美”，往往有些误解——美育就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吗？不，这仍然属于道德理性，美育主要是培养人内心的情感的，主要是以非理性的情感为核心的。这对人的全面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以至就有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就叫做“美学”。在英语里，本来这个词 aesthetics，意思是很丰富的，概括地说，就是与理性相对的以情感为核心的学问。从表层来说，是感知；从中层来说，是情感；从深层来说，是智性。从性质来说，包括正面的美，也包括与之相对的丑。这才是人类感性的全部。但是，这个词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日本人把它翻译成“美学”，在古典文学时期，大致还算可以。因为那里的文学一般是追求美好的心灵和环境的，以诗意的美化为主的。但是，文学艺术并不完全是审美的，也有审丑的。在当时，在我国文学史上，就是宋玉所说的东家之女，丑得不得了。在戏曲里有三花脸，在西方戏剧里也有小丑。但是，在当时，这似乎并不是主流，因而，这个矛盾给掩盖住了。实际上，到了19世纪末，法国象征派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拓展了以丑为美的境界，“美学”这个翻译就显得不够用了。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放一放，等到后面讲散文的专章中具体再说。

审美情感，具体来说，就是贾宝玉看到林黛玉时那种奇妙的不讲理的感觉。贾宝玉问林黛玉有没有玉，林黛玉说你的玉是稀罕的物件，一般是没有的。贾宝玉就火起来了，这么好的姑娘都没有玉，就一下子把玉扔掉了。读者知道，他的玉扔掉后，他的魂就没有了，这种行为就是非常率性的、任情的，这种情感完全是非理性的，但是，是非常可爱的。贾宝玉的可爱就在于他的非理性，就是不讲理，不管利害。你们是学理科的，是崇尚理性的，同时你们又来听我讲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来熏陶你们的感情。听了我的话，你

们才有希望变得可爱,变得比贾宝玉可爱。(掌声)

今天要讲的课题就是: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首先,要有丰富深邃的理性。像这个大楼门厅里吴健雄女士的塑像,她是得过诺贝尔奖的,她在物理方面的高度理性在世界上领先,但同时我看到她的塑像充满着女性的温柔,不仅仅是物理学家的严峻,并非仅仅符合柏拉图的理想。我们感受到她脸上的母性,产生一种温情之感。她不是“假小子”、“铁姑娘”、“女强人”那样的女性。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荒谬:女性的美不在于她是女人,而是一种准男人。现在更可怕了,有一种“女强人”,恨不得让她长出一点小胡子来。如果诸位男孩子娶到“女强人”做老婆的话,那个日子可能就不太潇洒了。(笑声)

言归正传,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一方面是理性,一方面是情感。这样才全面。可我们人类往往偏重理性而轻情感,用一度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手硬一手软。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人类从一开始就承受着大自然的严重的生存压力,随时随地都有种族绝灭的危险,于是能够提高人从自然界获得生活资料的效率的实用理性就自发地占了上风,因而情感就压抑到潜意识里去了。这样的人,就是原始人、半边人。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感到不满足,这样光是吃饱了,睡足了,不是和猪一样了吗?不行,要把那压抑了的一半找回来,这就有了艺术,在宗教仪式中、在歌谣中、在想象中把人的情感解放出来。

情感的审美是非常奥妙的。要说明这一点,为之下个定义,非常困难。由于人类有声语文符号的局限性,又由于事物属性的无限丰富,不可能有绝对严密的定义,何况事物都在发展,一切定义对事物的历史进程都只能是疲惫的追踪。为讲情感的审美的内涵作界定是费力不讨好的。故研究问题,不能从定义出发。

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小处入手,或者文雅一点,从微观的分析开始,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直接进行抽象。经典里积淀着中华民族智慧和情感最精华的部分。那是一个宝库,经历了千百年历史考验,被世世代代的读者认同,至今仍然有无限的魅力,如恩格斯说的希腊艺术那样,至今仍然是我们艺术“不可企及的规范”。经典艺术文本无限丰富,我们用随机取样的办法来试一下。比如一首唐人绝句,我们来解读一下,看看它的独特感情、它的锦心绣口究竟是怎么回事。诸位在中学时代或是小学时代都念过的、普通平常

的贺知章《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对这样简单的艺术品进行解读的目的是说出这首诗的好处来。这个问题表面上很简单，可真正要做起来，还真不容易，用无限艰难来形容，也不算夸张。这首诗写出来有一千多年了，艺术生命仍然鲜活。它为什么好？怎么好？就是大学者，专门研究唐诗的，头发都白了，解读起来也不一定能够到位。有的权威人士，连门儿都摸不着。有一位权威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咏柳〉赏析》。^①他很有勇气来回答这样一个难题。

他说它好在：第一句“碧玉妆成一树高”，写的是一个“总体”印象。第二句“万条垂下绿丝绦”，是“具体”地写柳丝很茂密，这就反映了“柳树的特征”。第三句“不知细叶谁裁出”是设问。第四句“二月春风似剪刀”是回答。为什么这个叶子这么细呢？哦，原来是春风剪出来的。那么它的感染力在哪里呢？他说，第一，它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柳树的特征”。第二，“二月春风似剪刀”，这个比喻“十分巧妙”。我读到这里，就不太满足。我凭直觉就感到这个比喻很精彩，这个不用你大教授说。我读你的文章，就是想了解这个比喻怎么巧妙，可是你只说“十分巧妙”，这不是糊弄我吗？（众笑）第三，他认为这首诗好在它不但歌颂了春天，而且赞美了“创造性的劳动”。这一点，我就更加狐疑了。一个唐朝的贵族，脑子里怎么会冒出什么“创造性的劳动”？读唐诗，难道也要想着劳动，还要有创造性？这是不是太累了？（众笑）别看“劳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说法，其中还真包含着一点值得钻研一番的学问：作为 work 意义的“劳动”是近代从日语转来的。中国古代的“劳动”是以劳驾为核心意义的。^②这位教授是 1950 年代的大学生，他心目中的劳动，是带着当年创造世界（财富）乃至创造了人（身体和精神）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味，是与“劳动者”、“劳动人民”、“劳动力”、“劳工”、“劳农”、“劳动节”相连接乃至与“阶级”、“革命”、“民主”、“专政”等词和概念相涵容、组合、互摄互动，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强烈的政治精神取向意味的

^① 袁行霈：《〈咏柳〉赏析》，《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199 页。

^② 王力：《汉语史稿》（重排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603 页。

现代“劳动话语”。^①

这样解读,完全是主体观念的强加,只有在中国的20世纪50年代,在大学中文系受过苏式机械唯物主义和狭隘功利主义文艺理论教育的学生,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会这样傻呢?因为,他相信一种美学。这种美学的关键认为,第一,美就是真。只要真实地反映对象,把柳树的特征写出来就很美、很动人了。但这一点很可疑,柳树的特征是固定的,不同的诗人写出的柳树不都一样了吗?还有什么诗人的创造性呢?第二,这是一首抒情诗。古典抒情诗凭什么动人呢?(众:以情动人。)对了,凭感情,而且是有特点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感情。这叫做审美情感。要写得好,就应该以诗人的情感特点去同化柳树的特征,光有柳树的特征,是不会有诗意的。反映“柳树的特征”这样的阐释是无效的。第三,是不是一定要蕴涵了创造性劳动这样的道德教化,这首诗才美?如果诗人为大自然的美好而惊叹,仅仅是情感上得到陶冶,在语言上得到出奇制胜的表述,这本身是不是具有独立的价值?是不是一定要依附于认识和教化?第四,最重要的,这就是方法,这位教授的“赏析”的切入点,就是艺术形象与客观对象之间的统一性。统一了,就真了;真了,就美了。其实,“赏析”的“析”,木字偏旁,就是一块木头;边上那个“斤”,就是一把斧头。斧头的功能就是把一块完整的木头,剖开,分而析之,把一个东西分成两个东西,在相同的东西里找出不同的东西来,也就是在统一的事物中找到内在的矛盾,这就是分析本来的意义。但是,这位教授,不是分析内存的矛盾和差异,而是一味讲被表现的对象与文学形象的统一,不把文本中潜在的矛盾揭示出来,分析什么呢?连分析的对象都没有。

拘泥于统一性还是追求矛盾性,这是艺术欣赏的根本问题。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但马克思主义,而且解构主义也是如此。因而从《咏柳》里看到的是艺术和客观对象的不同,而那位教授所信奉的“美是生活”、美就是真的理论,却只能看到二者的一致。他害怕看到《咏柳》里边的形象和客观的柳树的不同。因为,拘泥于真就是美,不真,就不美了。他的

^① 参见刘宪阁:《革命的起点——以“劳动”话语为中心的一种解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等编:《“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汇编》(1),2002年,第397—418页。

辩证法不彻底，羞羞答答。他不敢想象，柳的艺术形象里边有了不真的成分还可能是美的。其实，诗的美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实，而且是主观的真诚。而主观的情感越是真诚，就越像贾宝玉见到林黛玉那样有价值。但是，主观的情感和客观的柳树是两个东西，怎么让他变成统一的形象呢？这就需要假定，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想象。想象就是一种“假”（定），因而艺术的真，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用一句套话说，就是真与假的统一。

抒情诗，以情动人。当一个人带着感情去看对象的时候，他是不是很客观、很准确？不是有一句话吗，不要带情绪看人，带情绪看人，就爱之欲生，恶之欲死。月是故乡明，他乡的月是不是就暗呢？情人眼里出西施，哪来那么多西施呀？癞痢头的儿子自己的好，如果是人家的，癞痢头就可能很可怕。反过来说，如果不是情人，同样的对象，仇人眼里出妖魅。（众笑）带了感情去看对象，感觉、感受、体验与客观对象之间就要发生一种“变异”。关于这一点我专门写过一本书，叫做《论变异》，花城出版社，1987年出版。不要以为我在做广告，二十年前的书，现在已经买不到了。（众笑）

不动感情，是科学家的事，科学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鼻子和身体的感觉，宁愿相信仪表上的刻度，体温是多少，脉搏是多少，不能跟着感觉走，因为感情不客观，会变异，只有把感情排除掉，才科学、准确、客观。文学和科学最起码的区别就在这里。如果说柳树是到了春天就发芽的乔木，这很客观，很科学，但没有诗意。如果带上一点情感，说柳树真美，这也不成其为诗。感情要通过主观感觉，带上一种假定和想象并发生变异才能美起来，才有诗意。本来柳树就是黝黑的树干、粗糙的树皮、嫩绿的小叶子和细长的柳枝而已，诗人却说不，柳树的树皮不是黑的，也不粗糙，他说柳树是碧绿的玉做的，柳叶是丝织品，飘飘拂拂的。柳树的枝条是不是玉的和丝的呢？明明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是绝对真的、客观的。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写呢？要表达感情。表达感情就要带上一点想象、一点假定，才能让它更美好一点。绝对的真不是诗，为了真实地表达感情，就要进入假定的想象。真假互补，虚实相生。清代焦袁熹《此木轩论诗汇编》说：“如梦如痴，诗家三昧。”恰恰是这种“如梦”的假定境界，才可能有诗。清代黄生（1622—1696？）《一木堂诗麈》卷一说：“极世间痴绝之事，不妨形之于言，此之谓诗思。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以假为真。”清代叶燮（1627—1703）《原诗》内编说：“唯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